

獵鬼記

(1)

一株路燈，很普通，很不起眼，同樣也在上頭貼滿了許許多多的小廣告，即使從來不會有人去注意。它就這樣一直站著，至少也有二十年了吧，從我在那裡生活開始。

我想它不起眼的程度，只有我會留意它吧。

因為，看到它，我就知道家到了，就在那株路燈的轉彎處。

而且，它也是十多年來，他每天必經之地。

著急，迫不及待開始的第一站。每天那短短不到十分鐘的路。

現在想想，也許，這裡，也是這一切事的開始。

在某個夜晚，在那株路燈下，我看見一道黑影開始。

(2)

幽冥之境，青森與冷藍，還有更多深不可見的黑。

既寂靜又喧嘩，既低落又迸發。

有人嘆息著失去，有人憤恨地被迫放手。

有人睜著空蕩蕩的雙眼看著，有人瞪著怒火吶喊著，也有人更加乾脆地恣意放縱。若不算承受罰的痛苦，這裡是可以完全放肆的地方。

地獄。地欲。欲與獄，皆有囚禁的意味。

兩者，也許是一體兩面。

「一切就這麼彷彿永無止盡地下去，什麼也沒發生。」他不禁再一次這麼想著。

雖然前陣子這裡回來了個大人物，一度引起一陣驚嘆。不過那大人物出乎意料地異常低調。什麼話也不說，誰也不看一眼，就這麼走到了曾經是他專屬的位置，一揮手打爆了不知情坐在他位置上的新鬼卻看也不看一眼，然後便自顧自地睡著。

連和他這個地方的管理人都不打聲招呼，他的確覺得有點難得的小失望。他本來還期望可以聽些他遊人間一趟的新鮮事。結果，竟然是落得看著他背影到現在的情形。其他的小角色都還會不時地來巴結他一下，在他的地方誰敢不看他的臉色？

不過這大人物卻是例外。他在這裡的時間比任何人要久，當然也比他久。在他從上一任管理人接手這職務時，看到那老得滿臉皺紋的老頭對那大人物的態度，就算稱不上恭敬，也不敢有一點輕浮的態度。甚至離開前還特地跟他打了招呼。

「保重。」那大人物當時只淡淡地看了他說了這兩個字，他卻彷彿一臉心滿意足的樣子離開了。

從此他也不禁開始對這只大鬼多了份注意。

大鬼很少開口，對看不順眼的也總是隨便就把對方給解決了。不過，那情形很少，只要不惹到他，其實也可以相安無事。

本來嘛，地獄就是這種以力量取勝的地方。

若是懂得什麼「溫、良、恭、儉、讓」，那也不會在這裡了。

而他這管理人，也只負責不讓這些小鬼偷渡出去害人而已。

大鬼是大家公認最強的。有他在，其實他這管理人也輕鬆不少，因為沒人敢太放肆。

不過十幾年前輪到大鬼到人間輪迴一次了。

以什麼姿態他不太想過問。反正他管的這一層想要能做人的機會很小，幾乎不可能。所以雖然他們沒有固定的形體，但在這裡卻總是保持著人的模樣。

除了大鬼以外。

他總是任意地隨便保持著，最常是他成一團濃得看不清的黑。

他說這是他本質。

最近他終於回來了。

可卻感覺比以前更沉默了。總覺得在想什麼。

「無聊。」他再一次想著，一邊揮開一個出車禍死亡不甘願，於是丟著自己內臟洩憤的人丟到他身上的東西。他不想去知道他被用什麼東西丟到。

走近大鬼。

「大哥，怎麼這麼無精打采的？找點新鮮事做做吧。」

「...你在這裡待也有段時間了，應該知道這裡不會有什麼新鮮事的。」大鬼從深黑中露出了一雙眼。

不僅沒有身形，連聲音都有種通澈感，但卻也很有威權威感。

很好，現在他可以知道要看著那裡說話了。管理者心裡想著。

突然一個臉蒼白得不可思議，黑眼圈彷彿是畫上去那般明顯的瘦弱小卒，不知從哪裡衝了進來。

「啊！看來終於有什麼新鮮事了！」管理者轉身走向小卒。不過同時他也感覺到大鬼的視線正跟隨著他移向小卒，若有所思的樣子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管理者好整以暇地問。

「剛剛...剛剛在人間押送的惡鬼被逃脫了！」

「什麼！是那一個？」管理人皺起了眉頭。

「是子爪！」

「嗯.....」管理者思緒轉動了起來。「這種鬼說大不大，說小不小。全觀看

他附在什麼人身上.....咦---咦咦！」他不可思議地看著大鬼抓著眼前的小卒。剛剛大鬼那一陣如閃電般快速的身影他還沒捕捉到，他就已經聽到小卒害怕的尖叫聲了。

「等...等等。」他不自覺的開始結了巴，「怎...怎麼了，大哥。有...有這麼嚴重嗎？」這小卒雖然一臉菜色，卻是他好不容易才選到比較滿意的下屬。如果被大鬼打死了，他又得花一段時間找下一個了。

「**在哪裡！**」大鬼伸出一隻手把小卒整個抓起。

「咦？什.....麼？」看得出來小卒已經字不成句了。

「**我說！在哪裡讓他逃跑的！**」大鬼大聲的問著，看得出來他很生氣。附近的眾鬼皆因他這聲嚇斥而全都噤聲不敢語。就在大鬼身邊的管理者覺得他整個人毛都豎起來了，更別說是現在正被他抓在手上，只能瞪著大鬼滿口尖牙的小卒了。

「在.....」

「**果然！**」聽到小卒念出的地名，大鬼扔下小卒，丟下了兩個字，便急速地從大家眼前消失了。

「等等.....」管理者話來不及說完，便只能瞪著大鬼迅速消失的方向。

他的工作又要加重了嗎？而且還要跟大鬼對上？

管理者不禁感嘆自己的烏鴉嘴。

「什麼新鮮事嘛！可惡！」

「喂！再說一次地名！而且說大聲一點！」低頭看著小卒。

可憐的孩子，這下他連黑眼圈都變白了。他心裡想著。

(3)

其實一個人時
我不怕一個人
一個人在家
一個人玩電腦
一個人吃飯
一個人走路
一個人唸書
甚至還滿樂在其中的
可是如果身邊有人
大家都雙雙對對
或成群結伴地
我便感到畏縮了
希望沒有人會注意到我
希望趕快回到一個人的地方
這樣子

我到底是怕不怕一個人呢？

「唔...」最近胸悶得越來越嚴重了。即使手捂著胸口的位置也於事無補，可是還是會無意識地作這動作。最近頭痛的頻率也愈來愈多，疼痛也一次比一次加重。

果然，我也受到了考試的影響了嗎？

就算時常找著考不上的藉口，其實自己騙不了自己，我不想失敗。

因為我是個執著的大傻瓜。

可是，最近總覺得有總不一樣地，更深沉地什麼在醞釀著。

算了。今天就先寫到這裡吧。

關掉了網誌。

不過，爲什麼會突然想寫這種東西呢？

(4)

今天早上要上課，好不容易從棉被裡爬出來。

真可怕，棉被重得要命，壓得我都動不了。

頭還是很痛啊。而且胃也在痛，痛得跟腸子絞在一起。

我抓起牙刷，開始刷著牙。和平常一樣，不知不覺又邊刷牙邊走到了陽台，真得是身體毫無意識地就動了起來。沒有辦法，十幾年來的習慣動作，即使過了一年多還是沒辦法省去這個形式。即是現在在外頭住也是一樣。

「頭...」好痛！還是去看個醫生吧！然後，一股黑暗襲來。

「小三！妳在做什麼！」

「嗯？」聽到了室友的聲音，我回過神來，不禁抽了一口氣。「我.....」看著因爲伸出三樓陽台半個身子所以樓下異常清楚的風景，整個心都要跳出來了。

立刻縮回了身子，這一次是真得頭暈的理所當然了。

「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.....唔！」我決定還是先把嘴裡的牙膏先洗掉再說，一股腦地衝進了浴室。

(5)

中午休息時間，大家陸陸續續地進了教室。每個人都帶著便當進來，只有我帶著白吐司到學校來。我最討厭麵包或蛋糕之類的東西。不過沒有辦法，這幾天因爲考試太緊張了，天天拉好幾次肚子，腸胃也痛得要命。

好不容易研究所考試考到今天了。總算可以小小偷個幾天閑，不過之前買的吐司還是得吃完。

最近大多数人不是已經考完了就是只剩下一所，所以大家興致都很高昂，有說有笑，什麼話題都可以聊得很開心。

「哈！妳知道嗎？綜大最近上了報導耶！說什麼有鬼王，會把男的隸為奴，女的納為妾！哈哈！好誇張！」

「什麼？哈哈！真得還假得？我宿舍沒電視，都沒看到！要不然我還真想看看！一定很好笑！」我一股腦覺得好笑，在這邊唸書都快四年了，雖然是聽過不少鬼故事，可自己倒是沒遇過什麼怪事。

「而且聽說是隻狗鬼王喔！哈哈！」第三個人也加了進來。

「哈！所以最近綜大才會這麼多狗聚集過來嗎？」

「真得假得！哈哈！」

「欸！我們這禮拜到底要去哪裡玩？」一個人換了個話題。

「還沒想到！大概去遠一點的地方吧！」另一個人說著。

「啊～我也好想出去玩喔，可是還有一間要考。」我笑著說。

其他人沒接話，只是笑著繼續輪流列舉出台中有什麼地方好玩的。

「那我考完試後可以跟妳們一起去嗎？」我笑著問。

「可以啊！」一個人說著。

「欸！那後啊...」

「嗯，對啊。昨天好好玩。明天要不要去吃什麼？」

「好啊！」「.....」「.....」

我坐在一群人的中間，身邊的人一對一對，三三兩兩地聊著。輕鬆愉快的大笑聲在我身邊此起彼落著。我試著接上個一兩句，卻發現完全沒人在聽，也有給個微笑不接話。

我也笑著，然後靜靜聽著。

然後，我趴了下來，想睡個午覺。

而耳邊的笑鬧聲依舊亢奮地繼續著，一點中斷或遲疑都沒有。
頭好痛。

(6)

下午下課後已經五點多了，尤其是現在太陽下山得早。下午的太陽一旦接近了山頭，降下的速度就像是被扔了下去一般。所以，是可以吃晚餐的時間了。

「要不要一起去買晚餐？」我笑著問著其中一個室友。

「不要。我要跟別人去吃飯。」

「喔。那太晚的話要小心一點。」

「嗯。再見。」她笑著。

「嗯。再見。」我也笑著。

於是我一個人沿著學校旁邊的一條河走著，邊想著晚上要吃什麼，可其實學校附近的東西都已經吃膩了。我一邊低著頭走著看著馬路，一邊嘆氣。沒想到現在連吃飯都這麼麻煩。

突然，一個黑色的身影擋在我面前。

「嗯？」疑惑地抬起頭，定眼一看，不禁睜大了眼。

怎麼可能！

我簡直突然間無法呼吸，心頭像被讓人給鐵鎚猛敲了一下，不禁悶哼一聲。

天底下哪有可能長得如此相像的兩個身影！

那是我以為再也看不到的，一隻像他的黑色的狗。

像那隻我養了十多年，令我頭痛又令我心疼，眼神總是充滿叛逆又桀傲不遜的神采，那隻驕傲的黑狗。

我因為不敢太大聲呼吸而感到呼吸困難。

即使我知道不是，可是我還是害怕現在這只是一場夢。害怕我如果大口呼吸，開口出聲，這場夢就會醒了。

我就這麼站著，跟眼前的這隻狗對看。其他身邊來來往往的人與車我都聽不見也看不到。眼裡，就只有這隻狗。

好像。感覺真得是他一樣。

像一年多前死去的小黑一樣。

心，也許是因為自己呼吸困難而感到揪緊了起來，就連雙眼都開始感到快速地刺痛起來。

「呃啊！」突然腦中像是突然爆開的劇痛，覺得眼前一黑，搖搖晃晃幾乎站不住。

好不容易，總算平息了一點，慢慢睜開眼。

而原本站在我面前的那隻狗，已經不見了。

這也算是一種奇遇吧。我應該要覺得感謝的，竟然還能再見到那熟悉的樣子。雖然對別人而言只是一隻狗，可是在我心中，他其實是我的倒影。

而且托那隻狗的福，現在我覺得吃什麼都無所謂了。

「給我一份蒸餃。」我就近走到對面的小吃店。

「怎麼了嗎？」我微笑地隨口問著。周邊的眼光著實讓我很彆扭。果然剛剛跟那隻狗對望太久了，任誰都會覺得奇怪吧。

「妳...還好嗎？」老闆關心地问了一下。

「沒事，剛剛只是頭有點痛。」而且似乎是一次比一次痛了，我實在不禁有點擔心起來。明天去看個醫生好了。

拿了蒸餃，我慢慢地走回去。天竟然整個都黑了，光明在這種時候總是會消逝得特別快。路燈與招牌都亮了起來，卻照不清我眼前的路途。

「剛剛那位小姐一個人站在那邊這麼久，我還以為她要幹麻呢。」

「對啊，她看著什麼都沒有的人行道也能看那麼久，後來還突然抱著頭大叫。她到底還好吧？」

「啊，算了。別人的事我們不要管太多啦。」

今晚河邊的水聲特別的清楚，可是往下望卻是幾乎是一片漆黑，什麼都看

不到。可是水是正在下頭流動著吧。

即使看不到，卻依然一直存在在那原地。

一陣頭暈。眼前又是一片更深的黑暗。

「我...一定要.....去醫院.....」不會吧...別...在馬路.....上暈倒啊.....

「啊啊啊～救人喔～啊～～救...人喔喔喔～～～」

突然我像是被往後拉了一下地驚醒過來，倒抽了一口氣。又來了！我是怎麼了！竟然半個身子在河堤護欄外頭，只要再一點點，我就注定要摔下去了，不死也只剩半條命吧！我應該要謝謝...咦？

我一轉身，後頭並沒有任何人。

「救人喔～啊～～救...人喔喔！」

我找著聲音來源。

原來不是要救我，是要救另外一個老阿公喔！

我趕緊衝到離我不遠，一個正吊在河堤旁的老阿公，花了好大的力氣好不容易把他給拉了上來。

「阿公...哩...哩是安哪跌落去耶啊！真危險耶！」我喘著氣說著。這阿公真得不輕耶。

「唉喲！歹勢啦！我本來是要下去河裡檢垃圾的啦！可是今晚太暗了，我以為樓梯在這邊，結果是我看錯了啦！哈哈！歹勢啦！啊！謝謝妳喔！謝謝！」

「不...不會。」其實我也是剛剛才被別人給救了。雖然不知道是誰。「那...我先走了喔。阿公你這麼熱心雖然很好，可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啊。」

「啊，沒法度啦！啊這就我耶管區啊！啊妳也要自己小心一點啊！」阿公說完就笑著慢慢走開了。

而我，也終於好不容易回到家，吃著早已冷掉的蒸餃。

「嗯？」頭，似乎比較那麼痛了。果然，人平常還是要做做好事的。

「.....謝謝。」

「咦？啊！不敢不敢！老夫其實根本沒出什麼力，真正把她從鬼門關拉回來的人明明是你啊。」老阿公看著眼前新來的鬼，不禁怨嘆：又有新鬼了嗎？不過這鬼還會救人，應該心地不壞吧。

「...你替她減輕了疼痛。」

「說起來慚愧，身為這區耶土地，能做的卻只有這些。唉～其實她會惡化得這麼快，也都是因為這旁邊之地的鬼怪聚集，所以更助長了那小鬼的妖力，所以老夫我也要負一點責任。你...也是因為這樣才來這裡的吧？從哪裡來的？」

「.....會作為回報。」聲音的主人只留下這句話便消失離開了。

(7)

「我跟 C 過陣子要出去玩喔。」我室友說著。

「真得嗎？那妳們要去哪裡？」我笑著問。

「要去 XXX。」

「那我可以跟你們去嗎？」我興奮地問著，「我之前就一直很想去那邊了，可是一直不知道要怎麼去。我可以跟妳們去嗎？」

「可以啊！」

「那什麼時候要去？」

她說了一個日期。

「啊～可是我過兩天就要要最後一間研究所了耶。可以晚個幾天嗎？」

「應該不行吧！C 真得很想要考完立刻就出去玩耶。」

「嗯。那就下次有機會吧。」我笑著說。

然後我們便各自回各自的房間了。

真好，好羨慕。有這麼爲自己著想的朋友真不錯。

我在這邊的大學生活即將結束了。禮尚往來，普通的朋友確實不少，可是總是覺得少了那麼一點。

少了那麼一點真摯相待，不會讓我一個人孤單的朋友。當然我的朋友在當下應當是真心對我，可是，卻都很短暫。一轉眼，我便變成了只能在一群人之間感覺別人餘溫的人了。不管怎麼作，大家之間的話題總會轉移到彼此，各自的世界。而我，卻不屬於任何一個世界中。

也不被允許。

總是被溫柔卻堅決地，被用一道透明而且輕薄，我卻怎麼敲也敲不破的圍牆給阻隔在外，就像一道結界一樣。

也也許，這道結界不是把我關在外頭，而是把我關在裡頭。

可是設下結界的人？是誰？是別人？還是我？也許都有吧。

其實我自己也知道，自己是個不起眼，很無聊又死板的人。

我，彷彿，融不入這人間，這世界。

不管我做什麼努力。

(8)

.....

「那女的都不會笑耶！」

「是啊！總是一臉苦瓜臉，看了就討厭！」

「戴著那遮住半個臉的眼鏡還真是可笑！像個老太婆似的。」

「唉喲！這種醜八怪，就算再怎麼樣也不會討人喜歡的。」.....

「大家都說我不會笑。欸！那你會不會笑？」從地上抱起拼命掙扎的小黑狗，一點也不在意他身上的灰塵。「沒有關係！即使你不會笑，即使你不會對我撒嬌，即使你不喜歡我，我還是不會討厭你。」

小黑狗慢慢停止了掙扎。

「欸，你做我的朋友，好不好？」

滿臉淚水醒來，已經是半夜了。

竟然又夢到以前，小黑剛來的時候。

十四年過去了呢。

雖然，一年多以前他就已經不在了。

自從一年前那時候起，我就再也沒哭過了。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，也許是從那時候起吧，覺得流淚是件困難的事。明明知道有時候哭出來心裡會比較舒服一點的，可是，眼淚從那時候起就彷彿流乾了。

他死前我看到的最後一個眼神我還記得，他死後身上冰冷的溫度我也還記得。那是一個最讓我心碎的眼神，那是一種比任何寒冬都讓我感到心寒的冰冷。

拿起床邊的照片。是我和小黑小時後第一次的合照。

拂去上頭的灰塵。

我，笑得真得很開心。

原來，當我選擇不去正視，不去觸碰這道因為失去他的傷口，我的笑容，便一都直少了些什麼。

死亡，好可怕。可是徬徨無所歸，也同樣可怕。

現在的我，到底該何去何從？

少了你在身邊，每個答案都讓我覺得好不確實。

我明明不想這樣的，當初明明是說好要連同你的那份自由一起活下去的，當初明明是說好要做我自己的。

可是，現今的我，簡直是一團糟。

算了，別想了。

口好乾，去喝杯水吧。

拿著杯子走到廚房，夜裡只開著廚房一盞燈的家裡顯得好狹小。室友都睡了，現在跟我同樣還醒著的，在這條街上，除了外頭發出淡淡橙光的路燈，還有多少呢？半夜三點半。這時如果還醒著的人，是熬夜還沒睡？還是早起準備運動了？

突然，外頭整個暗了下來。

「欸？現在路燈這麼早就熄燈了啊？天還沒亮呢。」

頭好昏，還是再回去睡吧。

可是放下杯子，還走不到兩步便覺得全身無力。

頭真得好痛。

「夠了吧，子爪。」

一個我從來沒有聽過，卻又感覺熟悉的聲音傳來。

不由自主地抬起頭想找聲音來源。可一抬頭，這次真得感到不對勁了。客廳家具的輪廓都看不到了。完全看不透，絕對的黑暗在我眼前。

我應該要感到害怕的，可我只覺得突然湧上心頭的激動，重重拍擊我的心跳。

「哼！跟你沒有任何關係吧！」另一個尖銳的男聲竟然從我腦中發出！而那聲音一出現，我隨即感覺到一股冰冷從我腦中開始，慢慢擴散至全身。

這次我直覺害怕驚恐地要發出尖叫，卻發現無法出聲。不僅是聲音，我全身都動不了了！那種感覺好噁心，我全身都冒出了汗。這一定是在做惡夢！

「快點離開她！」

「爲什麼我要聽你的？你誰啊！」

「.....能夠輕易就讓你死的鬼。」

「哈哈！說得容易。只要我還待在這人身上，誰都拿我沒辦法。除非你也不在意這女的死活。嘻嘻！」尖銳的聲音發出了很噁心的笑聲。「這樣吧！我好心告訴你，如果你是新來的，那就先去向這地盤的老大打個招呼吧！他會幫你找對象的，這樣你就不用執著這女的了，雖然她真得是不錯的食物，嘻嘻哈哈！」

「混帳！我不會放過你的！」黑影憤怒地大聲說著。

「是...誰？」全身都無法控制，我好不容易開了口。「爲...什麼要...幫我，我認識你吧！」

「.....」

爲什麼不說話了。

「喔喔！看樣子老大過來了。哈哈，果然這地盤上什麼事都瞞不過他。我不管你是什麼，現在既然老大都來了，那我就更不需要在這邊浪費時間了，直接讓老大吃了你！嘻嘻！喂！走吧走吧！到外頭去。這麼寒酸的小房子老大可進不來！」

第一次感受到手腳不屬於自己。完全違背我的意願，腳動了起來，手開了門，自己走了出去。

我感到無比的恐懼，想哭卻哭不出來，彷彿眼淚都往內被吸乾了。

「嘻嘻！盡量怕！盡量悲傷吧！那才是頂級的美食！」

「快住手！」

「我說過了，只要我還在她的腦袋裡，你就不能拿我怎樣。」

「哼！」黑影從陽台迅速飛出到了樓下。

喀！樓下大門打開，我走了出去，睜大眼不敢相信我所見的。

一個有五層樓高的身影聳立在那裡，我得向上抬起頭才能見到他的頭。

「真得是...狗鬼王！」我不禁想起前幾天和同學聊的話，而現在，我真得親眼見到了。

那是一個雖有人身，頭部卻是個滿口尖牙爆出，眼神凶惡殘暴，一個毛茸茸的狗頭。雖然同樣是狗，可卻是我見過最噁心，最令人不舒服的狗。他甚至還留著口水！惡臭的口水剛剛正掉在離我不遠的地方！我尖叫著！如果被那口水淋到的話我也不想活了。

狗鬼因為要尋找尖叫聲來源而低頭看我。我也正式地和他面對面了，也托他低頭看著我的福，他這次嘴巴裡流出來的口水直直地逼向我。

瞪著眼前的影子快速落下，這次尖叫的不只是我了，附在我身上的子爪也一起發出了尖叫。

「啊-----」「啊-----」

「呵呵...」

在口水落下的前一秒，一道氣流強勢地彈開了它們。

「看樣子你這傢伙只有塊頭大，智商卻沒多少。」

「什---麼！」狗鬼這次把頭轉向黑影，整個人被激怒起來。「看我把你這小鬼給吞下去！」狗鬼聲音轟隆隆地響著。我因為無法遮住耳朵而耳鳴，幾乎頭暈得想吐了出來。

「吞下去？憑你？哈！哈哈.....」黑影開始騷動起來，「竟然有人說要吞下我！」黑影的聲音越來越大，面積也慢慢擴大，「你有那個本事嗎？那就來試試看吧！」黑影現在以就像爆炸開來的速度迅速擴大蔓延，向上，向後，向所有方向。

在此時，不遠的土地公廟裡有個人影慌慌張張地走了出來。

「啥？啥？這啥？那這黑暗恐怖！」人影一走出門便看到一股黑暗像是洪水般滔滔不絕地向自己湧來。「哎呀！不妙！」人影立刻向上浮起，好不容易才躲過了那黑暗。

人影停留在空中，向下望去後，險些整個人昏了過去，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何時來了這麼大隻的鬼怪？而且還不是普通級的！」黑影擴張的範圍此時幾乎已經把整個小鎮給覆蓋起來了。

人影著急地尋找黑暗的來源，並趕了過去。

「這...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「喔，是土地啊。」

「你、你是今晚的那個...啊看不出來你這麼大隻。可是...你現在...」

「說過了吧。」

「啥？」

「會作為回報的。」

「這.....」現在這情形還能算是報答嗎？

「欸！你不是說要吃我嗎？」黑影朝著前方說著。

「啊！你怎麼在這裡！」土地公驚訝地看著在一旁嚇得合不攏嘴的狗鬼。他剛剛可真完全沒注意到他的存在，因為眼前的黑影妖氣實在太強大了，早已遠遠超過了他，完全掩蓋了狗鬼的妖氣。

狗鬼現在因為被嚇得闔不攏嘴而口水直流，而他底下則有塊黑影攏照保護的地方。那底下有什麼嗎？

「怎麼不答話？你不吃我，那就換我吃你吧。」黑影伸出一隻巨大如一棟房子的手抓住了狗鬼的整個頭。

「等...」狗鬼一個字都還未說完，他便已感覺到那巨手貫穿了他的頭顱，而這也是他最後一個感覺。

「呃啊---」狗鬼頭爆開來，黑色的血噴得老高。巨手一點遲疑都沒有，把狗鬼剩下的屍身拉進了自己的體內。

「你的罪...由我來承擔。」

「啊...啊...」土地公在一旁此時也是驚恐得不知道要怎麼辦。

「結束了。」黑影話說完，隨即便括起一陣狂風，連路邊的樹都被連根拔起了好幾根，許多店面招牌也被吹掉了，就算是土地公也無法在空中保持位置，簡直幾乎就要被吹走了。一整個鎮彷彿颶風過境似地一片狼籍，而黑影又恢復成原來的大小。

(9)

「你有那個本事嗎？那就來試試看吧！」

這是在被黑暗籠罩前最後聽到的一句話。

「欸！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！」

聽得出子爪的害怕，他連對我的控制都放開了。我感到一股巨大的疲憊，頹地就地坐了下來。看來我最近跟黑暗很有緣啊。

不過，待在這裡好安靜，如果去掉子爪的聲音會更安靜。雖然不會有什麼不舒服的感覺，可是卻有種似曾相似的溫度。

這冰冷的溫度，我想我一輩子都不會忘記。

我心中不禁感到無限的悲傷。

這是...

「死亡的溫度。」我低語。

黑暗退去。在橙黃色的路燈下，已不見狗鬼的身影，只有一片像被什麼巨大東西摧毀後剩下的殘景，和原本的黑影。

「好了，只剩下你了。快點離開吧！現在立刻離開我就讓你走。」

「爲什麼...要聽你的。」子爪聲音在發抖。「這女的有很多寂寞，對我而言是很好的宿主。倒是你，同樣是妖怪，爲什麼要幫助人類？」

「...因爲...」黑影一邊慢慢一步一步走過來，一邊化成了一個我熟悉的身軀。

「欸，妳說，寂寞是什麼？」

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。

「寂寞...是...」一滴眼淚從我眼中滾了出來，我迅速抹去，不想讓眼淚模糊了看著他的視線。

寂寞就是，眼淚即使突然冒了出來，也不可以讓它落下，快速的抹去它。

寂寞就是，一個只有我一人，沒有其他人的狹小房間，才是我能感到安心的安身之處。

寂寞就是，當你在跟所有人說話時，卻發現你從未出現在任何一個人的眼中。

寂寞就是，由愛生恨。但愛深恨不徹底，恨深愛得痛苦。

寂寞就是，害怕愛。

寂寞就是，毫無感覺笑著說：「我很好。」

寂寞就是，你。

「小黑。」我輕輕地喊出了以為再也說不出口的名字。他把頭像以前一樣頂著我的手，要我摸摸他。

死亡的溫度透過我的手傳遍我的全身，這個永遠不會忘的溫度。

跪下來，抱著他，我不禁不停流著眼淚。

「*看吧！說出來就會好一點了吧！沒那麼嚴重的，這點程度一定壓不垮妳的。*」小黑舔了舔我的手，真不可思議，異常的灼熱溫暖，像以前一樣。

「*嗯？怎麼會...？*」子爪彷彿被什麼力量給推出了我的體內。

「*哼！*」離開了我身體後的子爪頭也不回地要逃離這裡。

「等等！這位先生，你現在還想跑哪裡去啊？」又是一個我沒聽過的聲音。我和小黑都找著發出聲音的人。

從一個陰影中走出了一個穿著黑色西裝的男人，手上抓著東西靠了過來。看清出他手上抓的東西後，我不禁感到噁心。那是一個頭很大，身體卻瘦小到不成比例，而且皺巴巴地東西。他現正瘋狂地發出尖叫，所以我知道那是子爪。我竟然被這種東西附在身上。

「*很醜吧！這就是人類的黑暗慾念實體化的樣子。*」

「*你怎麼會在這裡？*」

「這不是廢話嗎？我管的地方一下子跑了兩個人，我還能無所事事地待在那嗎？」

「你們在說什麼？」

「*沒什麼。*」

「雖然算是見到百年難得一見的一幕，不過，大鬼，你也是知道規矩的吧。」

「*嗯。相信我，我知道的比你還清楚。...我得走了。*」

「*咦？等...*」我硬生生吞下要他留下來的蠢話。

他的眼神也充滿寂寞。

「*沒事的。雖然見不到面，可我一直都在。在別的地方。你自己要保重。*」

「小黑。」我的眼淚又再一次潰堤。我要對同一個對象嚐過兩次生離死別之苦嗎？

「*相信我，我一直都會在。永遠。*」

小黑的樣貌漸漸透明模糊，然後在清晨第一道破曉時，完全從我眼前消失了。三個人一起。

只剩我看著我最愛的陽光開始迅速地布滿世界。擦乾眼淚，我笑了。

「*一切都會沒事的。*」

對啊，說得沒錯。而且你也一直都在吧。

我走回樓上宿舍，然後.....

「啊！我沒有帶鑰匙了！」

只好認命地開始按著電鈴，再跟室友們道歉了。

(10)

打開電腦，想把剛剛的事整理一下，寫在網誌上。

一打開網誌，有個新留言：「有我在。 **By K**」

我覺得心跳了很大的一下，笑了出來。

又一個畫面彈跳出來。是 MSN。

「嗨～好早起喔。」

「嗨～TT，你現在那邊是幾點...」MSN 這東西有時真得很方便，連在國外的朋友都可以聊天。

其實，我真得不是一個人嘛，只是有時會心情低落而看不見我所擁有的。世界很大，而且總是絕對可以改變什麼的。若擋在我面前的是一道透明的薄牆，那我就努力去打破它。沒有人是可以一個人生活的。

小黑，我會努力的，我會努力去做到當時對你，對自己的承諾。

「欸，中午一起出去吃吧。」我問著室友，「看妳要不要找其他人一起來？」

「嗯，好啊！那要去哪裡吃.....」

(11)

三個影子出現在一座高超過五十尺的大門，即使抬起頭也不一定看得到頂端。

「我常常在想這門為什麼要做得這麼大？不過這次看過你真面目後，就算是一百尺我也不覺得大了，大鬼。」

「*那只是我的一部分而已。*」

「什、什麼！你騙人的吧！」

「*你不是已經知道我的真身了嗎？好了，快進去吧！*」

「你...你！」到底是什麼啊？

門轟隆一聲地打開了足夠他們能夠通過的空間。通常這道大門只有在農曆

七月才會完全打開整整一個月。

不遠處，一個人影靜靜盤坐在那邊，靜靜地閉上眼。

「你們先進去吧。」管理者說著。

子爪快速地經過了那人影面前，好像很害怕的樣子。

大鬼則是經過時稍微停頓了一下，然後又什麼話都沒說地走了。

管理者從西裝裡掏出根煙叼在嘴裡，並點上了青色的火，「我有些事情想要請問你，地藏王菩薩。」

後者則慢慢地睜開了雙眼。

「我能夠為你做什麼解答呢？」地藏王菩薩一臉安穩地問著。

「雖然你的地位比我尊貴，可是畢竟不是我的直屬上司，所以請讓我就這樣同你說話吧。」

「當然。」菩薩微笑著。

「爲什麼讓他走？我本來以爲大鬼會被你攔下的。你縱使沒有攔住他的義務，可是難道就不怕他出去危害人間嗎？他好歹也是個大妖不是嗎？事實上呢...」管理者吐了一口煙，「經過這一次的經驗，我才知道他不僅是個大妖，而且還是超重量級的那種。不過菩薩您在這裡待這麼久了，想必一定知道他的真面目吧。爲何還同意讓他出去？」

「沒有什麼原因，只是順應真理。」菩薩說著。

「真理？」

「既然你覺得現在對他有進一步的了解，那麼，你現在知道了他的本質了嗎？」

「這...」管理者想起不久前那女說的話。

「沒有錯。就是寂寞。」菩薩閉上眼回想前幾日。

「讓我出去！」大鬼對著擋在門前的菩薩說著。

「爲何原因？」

「.....」

「.....好吧，你走吧。」看著大鬼，過了一會兒，菩薩說著。

「什麼？」大鬼幾乎不敢相信他聽到的話。可是菩薩已經走到一旁坐了下來，閉上眼，繼續修行。

在他好不容易打開了門要走出去時，「我們認識也已經很久了吧？」菩薩的聲音從後頭傳來，「時間過得真快，轉眼已千年多了。」

他並沒有回頭，只是說了一聲：「謝謝。」

「當時我在他的眼中，看見了千年多他一直沒有的東西。是善。」睜開了眼，菩薩看著管理者。

「想必你一定也知道我在這裡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。爲求能讓地獄所有惡靈皆能得解脫，我在這裡說法佈道，而他，正是我第一個說法者。」

「什麼？所以大鬼在這裡已經……至少有上千年了嗎！」管理者不敢相信，到底是什麼樣的罪惡能夠過了上千年都無法消除，而且仍舊如此龐大。

「大鬼？是你給他取的名字嗎？」菩薩微笑著，「雖然我們不執著於名相，可是這個名字你取得真是親切。看樣子他果真是有些進步了。」

管理者突然覺得不好意思了。

「其實，他本來的稱謂，叫做『闍提』。他最初也是一個人，可是因為種種原因和長久的時間下來，他不知不覺地成了萬惡的代源。」

「世間所有惡念，慾念使人放不下，堪不破，化成迷障蒙蔽眾生。可是惡念與慾念的根源是什麼？過了這麼久，看到他一步步地轉化成了不同於人的型態，成為所有人心中的一部分，我彷彿也有所體會了。」

「是什麼？」

「是寂寞。」

「爲什麼對親人的執著放不下？因爲沒有他們會感到寂寞？爲什麼會有貪財的慾念？因爲少了金錢他們便會覺得寂寞。爲什麼要苦苦追求名利？因爲他們沒有了別人的眼光，別人的掌聲便會感到寂寞。爲什麼留連於紅塵的一切？因爲沒有了眾生的喧嘩聲，自己一個人觀照自我時，人人皆更輕易地就看清了自己內心的寂寞。所以人們才會互相扶持，生出善念，以所謂不忍人之心爲善。」

「我佛言緣起性空，言一切皆因緣和合而成，無自性爲空。可是促使因緣以什麼方式，以什麼面目和合而成的根據又是什麼呢？是更上一層次的東西吧。而這些造成世間眾生像的因緣，它們本身是不是有什麼早已經存在其中了呢？」

「我們總是勸人放下一切，但我想真正要放下的，不是實質的事物，也不是慾念的執著，而是造成慾念的那個源頭。只有達到此境界的人才可獲得真正的解脫，可是這卻十分困難。所以我佛直到現在仍不停地以挽救眾生，助他們脫離苦海而爲心願。而我，則是一直地留在這裡，期終有一天，地獄將不再有受苦受難之人，人人皆得解脫。」

「過了千年多，今日我終於也能在闍提眼中看到了佛性心。想必是有什麼改變了他吧。……那麼，我相信總有一天，他也能夠正正當當地從這扇門走出去，找到解脫之途，達到西方極樂世界。」地藏王菩薩慈祥地說著。

「大鬼嗎？所以…他也是我心中的一部分嘍。」管理者說著。

「他可說是眾生像的具體化表現吧。」地藏王菩薩微笑著。

(12)

這個禮拜終於可以回家一趟。好久沒回家了，爲了研究所考試焦頭爛額地，忙得連和媽媽講電話都沒什麼力氣。

然後，我又看到那根電線杆了。因爲新蓋了大樓，在它旁邊也附加地蓋了株挑高的藝術燈。雖然挑高的藝術燈發出了橙亮亮的光線，可那株原本的小路燈

卻仍然執拗地自顧自地發著白色的光。

向往常一樣，在那株路燈的所在地轉一個彎。

「媽！我回來了。」

我回來了，小黑。